

论曹操诗歌的生命关怀*

李开玲

(盐城工学院 高教所,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生命关怀是一切文艺作品关注的主题。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诗作因“舍我其谁”的主体人生定位及人格投射而表现出博大、深沉、悲怆的生命关怀,其诗歌艺术上的取象宏大、格调沉雄、老劲拙朴皆源于此。

关键词:曹操;诗歌;生命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67-04

在中国诗歌史上,曹操的诗数量不多,题材域限也并不宽泛,但因其特色鲜明而独占一席。钟嵘《诗品》评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列之于下品;刘熙载《艺概》则发不平之鸣,认为“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2]153};王士禛更直言:“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1]。上述种种可约略代表人们对曹操诗歌的总体评价。依据今人傅亚庶注译《三曹诗文全集译注》载,曹操诗计三十首,其中全篇散失断简残存五则,完整的仅有二十五首。按题材不同约略可分为游仙诗、言志诗和抒情诗三类。如果从游仙诗的主旨也多集中在悲叹人生无常、追慕神仙幻境、希图延年益寿以成就功业来看,可将之视为言志抒情的变体或延伸,如是则无论是死亡的感谓、生存的忧思、游仙的妄想、政治蓝图的勾勒,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汉魏士人普遍注目的生命关怀。由于曹操自身的生命定位及人格投射,这种关怀博大、深沉、悲怆,显现出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关怀。

一、悲天悯人——舍我其谁的人生定位

可以说,生命关怀是一切文艺作品必须关注的课题。但关怀的对象、方式、深度等因创作主体的定位而各异。曹操诗歌的生命关怀首先在于对汉末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强烈关注。其被称为“史诗”、“汉末实录”的《蒿里

行》、《薤露行》叙写了祸乱频仍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惨重伤害:“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引自傅亚庶注译《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不另注)“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早已为论者所瞩目。诗歌流露的悲怆、沉痛、真挚之情当可视为曹操在经历了死亡体验后发自肺腑的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其节律亦与时人相同。叶嘉莹论诗推重“感发”,感发的深度则因人而异。蔡琰《悲愤诗》的主体定位是在兵荒马乱中颠簸流离的弱女子,故诗中更多体现的是生命无所依托的飘蓬之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难确认,但其主体定位亦可约略推知,是忧生无路、救世无门的东汉中下层知识分子面对生命辗转哀号的无奈叹息;王桀《七哀诗》中目睹“抱子弃草间”的母亲哀号泣诉也只能“喟然伤心肝”。以上述诸例为参照可知主体定位的不同对诗作的定意、取向、格调、胸襟产生极大影响。故在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3]22}的毫不谦虚的自我表达分明显现出“解民于倒悬,舍我其谁”之慷慨志向抱负。他从民不聊生的惨景体会了生命此在的痛苦,这种痛苦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本非对生命的否定,也不是作者个人有切肤之痛的惨厉经验,而是观

* 收稿日期:2006-07-16

作者简介:李开玲(1960-),女,江苏扬州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高等教育。

他人之苦痛而反思生命存在后产生的痛苦,故与社会的苦痛相通,其内在精神是积极的。因此才能造就自身生命的深度和强度。巴尔扎克在遍观世间诸相后断言:伟人都从荒沙大漠中走来,即指他们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而超越之,才能走出肤浅,走向深刻,成就伟大和卓越。比较汉末建安时不同诗人的诗作,不难看出曹操诗过人之处在于他在悲天悯人的同时将自己的生命定位于后世所谓“匹夫有责”的社会历史高度,而没有停留于悲悯叹息。由于其个体生命力的旺盛、过人的胆略及敢作敢为的性格,在军伍混战中,他逐渐形成了雄踞一方且不断扩张的势力,进而有风云叱咤的图谋。在曹操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追述了自己思想及行为发展的过程:始则“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失望,继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3]22}。直到随形势而起,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从此可以看到,曹操最初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定位并不高远,仅仅是立功一方。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势给有志者以骋志的绝佳机会,曹操终至位极人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将自己的文韬武略一一实施。他清楚地知道时势造英雄,那管时人、后人百般褒贬。在《对酒》诗中曹操一再声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从“王者贤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吏不呼门,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囹圄空虚,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等角度描绘了一幅治世之图。《度关山》则强调“天地间,人为贵”,从“黜陟幽明、黎庶繁息”、“兼爱尚同,疏者为戚”等理想化描述亦清晰地显现其政治理想与儒家治世理想一脉相承。曹操诗作中再三描绘的理想蓝图表明了作者的生命关怀在指向国计民生时也更多地指向自我,期望自我的生命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他自觉地提升了自我生命的位置,尽管世人骂他奸雄,他却仰天长笑,在历史舞台上横刀立马。钟嵘评其风格为“古直悲凉”,其内在精神乃在于综合了儒家勉励生命、悟自身之有限而直面永恒的悲怆,升腾有限生命于绝对时空的奋发有为,同时亦有道家所强调的人的生命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并未用来作逍遥之游而作人间功业之游而已。

二、时不我待——沉雄博大的生命关怀

基于“舍我其谁”的生命定位及坚定信念,曹操急于建功立业的心理便必然指向“时不我待”之焦灼和吸纳人才的渴望,这两种心情在其诗作中此起彼伏,交相构成曹操诗作的基本旋律。游仙诗《陌上桑》、《秋胡行》中“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的反复咏唱表明他希图长寿,能有充足的时间以实现抱负。《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抒怀,将深沉的时间焦虑与渴望人才归附的忧思结合起来,表明了这三者的共同旨归。在中国文学中,始终回响着“时不我待”的深切惶恐,它胎息于庄子,此后绵绵于中国古典诗歌。屈原以其被后人概括为“廉贞”的人生基本态度而强烈显现出对时间感受的紧张、压抑、焦灼:“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古诗十九首》对时间的感受充满无奈和感伤,“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东城高且长》)。但曹操诗中生命速朽,时间苦短的咏叹其旨归却既不是带有颓废色彩的及时享乐,也不是庄子超越时间之轨作逍遥之游,而是生命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不是庄子厌弃社会价值体系所作肯定的世俗需求,而是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增强实力,实现个人抱负的价值取向。汉魏士人以其特有的时代苦闷感悟生死忧患,建安诗歌的主旋律亦念兹在兹。但在曹操,有悲凉却无颓废,正在于其叱咤风云,吞吐宇宙的野心(或曰雄心)敦促其勉励自我永不衰减的意志,便是身当暮年,也一反迟暮力衰之陈调而催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掷地作金石声的豪放之曲。与“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对贤才荟萃的向往,“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对吞吐日月的沧海的一片神往,对“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军旅生活的描绘……等共同构成一幅幅富有意蕴的画面,显现出作者从生命存在的普遍意蕴提升了一种深层意识:生命,可以奋发有为;苦痛,可以用强力扫荡;凋蔽,可以用信心建树。而后观之,与初唐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难有所为及晚唐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形成强烈的反差。正由于此,当曹操率军北征乌桓,班师

凯旋,途中碣石登临,以观沧海时,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的深刻遭逢:“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中显现出曹操与沧海的遭逢决非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时以澄明的心境、淡泊的心志面对永恒的自然时“无我”的遇合,而是自视极高的主体心灵与景物强强相遇,互相挾发而产生的震荡,是培根所谓“人与自然相乘”而产生的绝妙艺术。于是,一片大水,既非穷途末路的李后主笔下流不尽人间愁的一江春水,也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叹生命之河一往无归的河水,而是包孕生命,博大无垠且生生不息,具有海纳百川气象的泱泱大水。它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水意象也有很大不同,张诗盛赞春江花月以讴歌在永恒的自然面前生虽短暂却很美好,故基调明丽,光影闪烁,一片年青活泼。曹操却在描述大海气魄的雄强、博大、深沉,“洪波涌起”使秋风萧瑟决不落入凄凉而能引发生命力的内在涌动,主体心灵得以张扬。

《观沧海》像一面镜子,将曹操本真的自我映照无遗。凡高解释艺术时说:“艺术,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4],据此,当可理解只有在凡高的画布上,才会出现《向日葵》、《星空》;只有在曹操的眼中笔下能有大海的非凡胸怀和吞吐力,因此而成为眼睛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很难想象淡泊明志的陶渊明会描绘出这样的诗歌意象。反过来,在曹操诗中,也决不可能出现“掩荆扉”一类暗示自我空间封闭自足的象征意象,它在陶渊明的诗作中却屡屡出现,其所显示的空间的内敛,显示另一种生命关怀,植根于另一种文化心态,在田园诗人中绵绵不绝。陶所挾发的,是本真的自然与本真的自我相遇合的意象,所以在陶的笔下鸡鸣狗吠,桑麻菽麦便成了极有意味的存在。“渊明不为诗,但写胸中之妙

耳”。思想与人格决定了艺术风格,这或是《观沧海》与同类诗作相比气度恢弘的根本原因。从某种角度可以说,碣石山与沧海作为一片朴实无华的风景只为曹操这样的主体人格而存在,它们恒久的期盼终于等来了可遇而难求的“发现”。

与此同时,《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浩大、起伏动荡的大海意象所暗示的主体心灵空间是极富张力的开放式自我空间。在此,固有作者生命关怀中风云叱咤的价值定位,当然人们也读出了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为唯我独尊、喜怒无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性格特点。

《文心雕龙·物色》论及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机,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5],文武兼备的曹操以其艺术直觉整体地、本能地把握了一片大水最本质的东西而挾择出涵容万物、变动不居的灵魂,这样的开掘便有了深度。其文学思维的特点恰与其生命力状态相统一,其感受力、直觉力、想象力激发出炽烈奔放的艺术情思。因此,当其取象时,便宏大;当其定时,便沉雄;当其遣辞时,便老劲,一切陈规陋矩皆不足为据,“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罗丹语)”或可作为曹操诗作因何朴拙而能撼人心魄的最好说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今人多有不爱曹操其人而爱其诗者,理亦在此。

人们早就认识到魏晋时人的意识的觉醒,无处不在的生命的感喟令千年后的当代读者在翻检故纸堆时深深地感动。在曹操,其觉醒不仅仅在于积极地从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挑战普通意义上的悲天悯人,更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开风气之先。其诗歌尽管因多作于戎马倥偬之间及个人审美风格而显得古直,不事雕琢,但体现了极深的生命关怀和极高的文学感悟力,无论如何,这是一片极为独特的诗性存在。

参考文献:

- [1]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56.
- [2] [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 [3]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2.
- [4] 转引自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4.
- [5] 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377.

The Solicitude for Life in Cao Cao's Poems

LI Kai - l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ffice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he solicitude for life has always been the theme of all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Cao Cao,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in the Chinese history, showed his extensive, deep and melancholy solicitude for life in his poems through his life ambition of "who but myself can do it?" and the personality reflection.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why his poems were written with grand images, a serene and significant style and plain words.

Keywords: Cao Cao; poems; solicitude for life

(上接第 45 页)

参考文献:

- [1] 袁泉, 郭玉军. ADR——西方盛行的解决民商事争议的热门制度[J]. 法学评论, 1999(1): 36-40.
- [2] See McDaniel, Trade Agreements and Income Taxation: Interactions, Conflicts and Resolutions, 57 Tax L. Rev. 275 (2004).
- [3] 刘剑文. 国际税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94.
- [4] OECD, Centre for Tax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mproving the Process for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s[EB/OL]. (2004-07-27)[2006-04-26]. <http://www.oecd.org/dataoecd/44/6/33629447.pdf>.
- [5]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ouble Tax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djustment of Profits of Associated Enterprises, art. 6-8[EB/OL]. (2004-07-28)[2006-05-27].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 doc? smartapi! celexapi! prod! CELEXnumdoc&lg=en&numdoc=41990A0436&model=guichett>.
- [6] Joint Council of Europe/PECD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 art. 24[EB/OL]. (1998-06-25)[2006-05-16]. <http://www.oecd.org/dataoecd/11/29/2499078.pdf>.
- [7] Hugh J. Ault. Improving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 Florida Tax Review. 2005.

On the SDR in the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 Resolution

CAO Yang - bo, HUANG Wen - xu

(Law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main method of settling the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 is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in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Therefore, we need supplementary dispute resolution (SDR)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MAP. SDR includes mediation, advisory opinions and arbitration. SDR moves in the direction of arbitration. If mandatory arbitr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tax treaties,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s can be settled actively which will provide good tax circumstanc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ax law; international tax dispute;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SDR; arbitration